

# 詩人張達修手稿《學齋旅稿》初探

林文龍

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研究員



## 論文摘要

臺灣名詩人張達修（1906 - 1983）著有《醉草園詩集》，生前刊印三次，2007年再經整編，納入《張達修先生全集》，為第一種。整理遺稿時，發現成於1925年的手稿《學齋旅稿》一冊，計古近體詩約三百六十首，而收入詩集者不過十五首。此稿為張氏年十九的第一本結集；是年張氏南下拜師王則修學詩文，自夏至冬，初試鶯啼，吐屬不凡，令人刮目相看。綜觀全稿，包括客舍寂寥之遣興、師門活動之紀事、新化名勝之吟詠、故鄉事物之追憶、各地吟社之參與……等，為日治時期書房之詩文教育，提供研究材料，謹參酌其他史料，略予探討而彰顯其價值。

關鍵詞：醉草園、三槐堂、王則修、鹿谷、新化

## 一、前言

臺灣的漢統漢詩的發展，自荷治時期（明末）開始萌芽，歷經清代早中期的培育與滋潤，在清末的斐亭吟社與牡丹詩社初見茁壯，日治時期更往下紮根、開發結果，寫下臺灣文學史上輝煌的一頁。

日治時期，因改朝換代之際，讀書人藉詩發洩其苦悶，加以統治當局的刻意籠絡，臺灣傳統漢詩乃有風起雲湧的趨勢。也從早年的貴族文學，轉化為大眾化文學；不僅上層社會名流仕紳熱衷於此，販夫走卒也能結社聯吟，使日治時代臺灣詩社的發展，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盛況，通都大邑，山陬海隅，都有詩社的存在，漢詩儼然成了當時臺灣社會的全民運動，而追本溯源，民間的書房教育，實有扮演幕後推手的重要角色。名詩人張達修的成長歷程，便是個典型的事例。



《學齋旅稿》作者張達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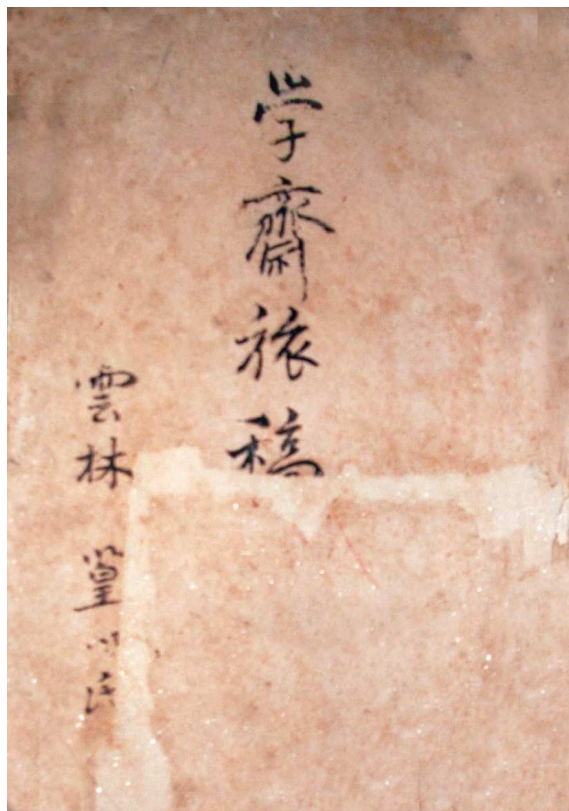
1925年（大正14年），張達修遠赴臺南新化，拜師前清廩生王則修，正式成為三槐堂門下，攻讀經史，也習作詩文。三年學成，於1928年（昭和3年）回到故鄉，接受庄長林邦光及林宗慶、林有能等所組「坪仔頂漢文研究會」之聘，在坪子頂教授漢文，而結束三年的新化書房生涯。

張達修在新化期間，做詩不輟，所有詩稿大致上都完整保存，尤以從1925年農曆五月離開竹山，寫下〈寓齋寄懷鹿村諸友〉一詩開始，

以至年底，共有八個月時間，即完成古近體詩約三百六十首，並結集為《學齋旅稿》一冊，除了很正式的撰寫自序及〈自題卷末〉詩之外，更請同窗好友鄭曉青題寫扉頁，成為他平生的第一本詩集。這年張氏只有虛歲十九而已，八個月時間，有如此豐碩的作品，在量方面，的確驚人；而在質方面，初學的斧鑿痕跡，自然在所難免，但整體而言，他在漢詩的天份，已展露無遺。之後的新化客居，張氏仍有不少其他作品，也算是廣義的「學齋旅稿」，只是它未單獨賦予書名而已。

戰後，張達修先後三次刊印其《醉草園詩集》，前兩次一在1949年，一在1968年。約1979年左右，為紀念尊人錫勳翁百歲冥誕，希望再出版詩集，委由筆者進行整理工作。當時全部手稿都交給我，其中包括《學齋旅稿》及其續稿，這些詩稿經過錄後，全部編入集中，後來因經費因素，出版時幾乎都加以刪除，僅剩十五首。張氏過世之後，大部分手稿下落不明，深以為憾。

2005年春，其哲嗣張振騰先生、張翠梧女士，有出版《張達修先生全集》的構想，仍希望由我擔綱。在研商過程當中，我請張振騰先生進行遺稿搜尋。數日之後，他找出了部分手稿，《學齋旅稿》及續稿赫然俱在，後者約有一百五十首。本文即以《學齋旅稿》為基礎，並延伸及續稿，略予排比論述，藉由新史料的重新發現，一覘當年書房教育下的動態與受教者心境，或可視為日治時期漢詩人養成





的個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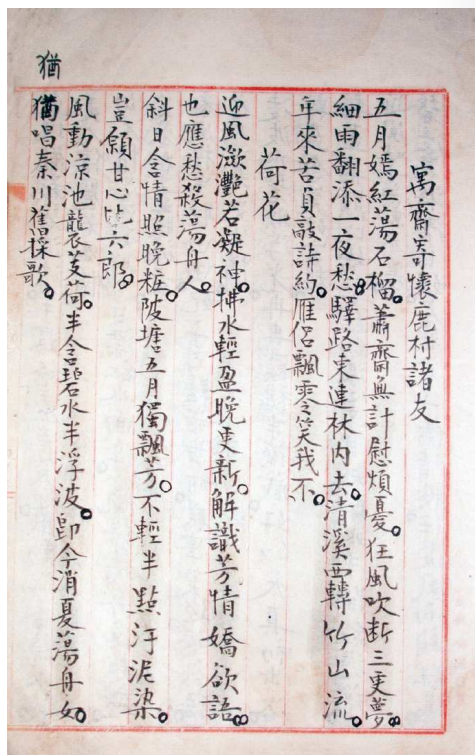
綜觀全稿，悉依時間臚列，作品大抵可分為四大類型，包括故鄉人事與景物寄懷、書房相關活動記述（含參與各地詩社徵詠）、課餘探訪及其見聞等，本文即以此為範疇次第論述，之前再淺論其拜師之前的漢詩背景，俾知其淵源所自。

## 二、張達修的漢詩背景

1925年（大正14年）夏，張達修由父親陪同，離開鹿谷車軌寮（今廣興村）的家中，過清水溪，在林內換火車南下。抵達新化，在王則修門下受教後的第一首詩〈寓齋寄懷鹿村諸友〉，濃郁的鄉愁，充滿了字裏行間，也摻雜了這次踏上征途的回憶：

「五月嫣紅蕩石榴，蕭齋無計慰煩憂。狂風吹斷三更夢，細雨還添一夜愁。驛路東連林內去，清溪西轉竹山流。年來苦負敲詩約，雁侶飄零笑我否？」<sup>1</sup>

此詩出句已見吐屬不凡，頸聯、結句亦佳，僅腹聯略嫌湊，整體而言，已稱得上是可圈可點的好詩，尤其是只是個初學者，更屬難能可貴。可見張達修在南下之前，對於漢詩實已具備



1 張達修《學齋旅稿》（稿本，無頁碼，以下不再注明），此詩另收錄於《醉草園詩集》（林文龍編校）頁1。這首詩寫於初抵新化之際，詩成之後，曾向連橫的《臺灣詩薈》投稿，大約兩個月後刊登於《臺灣詩薈》第二十二號。

了一定的基礎，從現存資料來看，家庭漢學薰陶，應是最主要的影響。

依據族譜資料，張家開臺祖的東渡，已遲至道光年間；1829年（道光9年），有張玉宴與二兄玉池、五弟玉芳三人，自漳州南靖縣的梅林貝嶺社渡臺，進入內山拓墾，先定居南投街；後張玉宴遷入水沙連保大坪頂（今鹿谷鄉）新寮及羌仔寮（屬鹿谷村），張玉宴便是張家的開基祖。玉宴生子九人，同治年間漳州因太平軍戰事，地方不靖，舉人張觀光避難來臺；張玉宴命諸子就學，其中五子銓茂最為穎悟<sup>2</sup>，銓茂即張達修的祖父張士衡（字子均）。張士衡所學主要是傳統醫術方面，旁及風水堪輿<sup>3</sup>，當然一般的蒙書及儒家典籍，也都有所涉獵。張氏的漢詩啟蒙，便得自祖父與父親，見於張氏所記者有二：

「余生於南投縣鹿谷鄉，垂髫之年，先大父士衡公與先君子，教余以平仄對偶童年頓生興趣，林圯埔公學校畢業後，年十四，隨先嚴耕於愚川，先嚴嗜琴書，精醫術，父而兼師，晝耕夜讀，如是者有年。<sup>4</sup>」

「余生於農村，幼承庭訓，讀《葩經》、《楚辭》，沉吟諷詠，逸趣橫生，嚮往於詩道者久矣。<sup>5</sup>」「余初不知詩為何物也，迨後披讀《千家詩》，吟哦諷誦，情趣橫生，嘆曰：『詩之引人甚矣乎！』夫溫柔敦厚，詩教也；疊疊徽音，固可以抒情性而壯襟懷，余於是耕稼之餘，傾心慕之，惜乎無道而問焉。」<sup>6</sup>

從這些片段可知張氏於公學校課餘，所受漢文教育，都是極為普通的教材，啟發他對於漢詩興趣的，也是常見的《詩經》、《楚辭》、《千家

2 《清河張氏族譜》（手抄本）

3 此據張達修先生生前口述，光緒年間雲林縣成立時，並曾擔任知縣陳世烈的專任醫生。

4 張達修著、林文龍編校《醉草園詩集》（臺中，作者自印，1981）卷首自序。

5 張達修著、萬古愚校訂《醉草園詩集》（南投，作者自印，1968）卷首自序。

6 《學齋旅稿》卷首自序。

詩》之類，但張氏天資聰穎，過目成誦，卻因此而奠下深厚基礎。

家庭祖、父漢學啟蒙之外，地方上文社、文人的薰陶，也是影響張氏的重大助力。清代讀書人為了敬業樂群、互相砥礪，都會組織文社，承傳文化薪火。清代竹山地區的文社，在林圯埔街文祠內，計有郁郁社、謙謙社、梯瀛社、三益社，大坪頂新寮街有彬彬社，社寮街有濟濟社。與張氏最為密切的，首推有地緣關係的彬彬社，該社沿革據《雲林縣採訪冊》說是「有學舍三間，祀大魁夫子，為大坪頂士子講學之所，置有田租，供香燈祭品之費」<sup>7</sup>。

清代文社的主要功能，是以切磋社員科舉課藝為主，到了日人領臺後，文社功能喪失，各地飽學之士，感於學非所用，紛紛結為詩社，一方面藉吟詠發洩牢騷，另一方面也好互通聲氣，彬彬社便在這種背景之下，由文社蛻變成了詩社，時間約在1897年（明治30年），當時由舊社員黃錫三秀才等發起重組彬彬社，邀集同好，研習漢文或詩學，參加的尚包括黃大海、許宗源、林天德、張士衡、劉奇、林淵、劉石傳、陳國元、劉接興、劉鳴琴、陳獻瑞、黃廷翰、陳鳳飛、張鳳儀、林坤漢、陳金朝、張潘和、黃乾龍、林言、張聰茂、陳屋、劉來旺、林旺等人<sup>8</sup>，張氏祖父張士衡也是改組後的彬彬社成員。

彬彬社仍依清代慣例，奉祀文昌帝君（神像祀於黃錫三秀才住宅



鹿谷彬彬社現況

7 倪贊元《雲林縣採訪冊》（1959，臺北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）頁160。

8 拙作〈竹山文風談往〉，《美哉南投》（1995，南投，南投縣美術學會）頁72—77。

端本堂）、大魁夫子（魁星）等，每年九月初九日魁星誕辰，舉行盛大祭典，借用祝生廟舉行，行三獻禮畢，遊行到車軌寮，最後全體社員聚餐<sup>9</sup>。張氏因祖父為彬彬社社員之故，而常有機會接觸活動與老一輩詩人，自然也會受其影響。

彬彬社諸賢中，黃錫三秀才外，對於張氏影響較深者，尚有林坤漢及陳文繡兩位前輩。林坤漢為林鳳池孝廉高足，善詩詞，文章淵深樸茂，屢試不售。日治後，設帳於坪頂、初卿、小半天等處，又參與彬彬社活動，時與諸遺老詩酒酬唱，後結集為《焚餘詩草》，未刊。<sup>10</sup>

林坤漢過世後，其子林天德將《焚餘詩草》交遊張氏收存，據張氏表示：「余少時喜讀張氏詩，百處搜羅，而患未能盡得也。今春天德翁攜遺著《焚餘詩草》付余收存。並囑余表其高躅，以存吾鄉文獻。余得之狂喜，手而抄之，口而誦之，想見先生之高雅」<sup>11</sup>。此集未見傳本，似已散佚。

其次，則是陳文繡。陳也是大坪頂（今鹿谷鄉）人。少有才名，羣落不羈。喜讀書，過目輒能成誦。弱冠，應童子試，不售。遂發憤自雄。再入林鳳池孝廉門下，負笈三年，學問大進。時孝廉將有粵東之行。文繡乃束裝歸里，設帳教學。十餘年間，門牆桃李。蔚然成林。日治後，迫於生活，任坪子頂分校漢文教師。卒於1925年（大正14年）九月，年僅六十四。<sup>12</sup>

張氏於稚齡時受知於陳文繡，據其回憶：「始余髫歲，即受知於先生，大蒙獎許，謂足樹碧沙之一幟，為後起之俊英。今先生已矣，而余學尚未成，先生有知，寧無遺痛」<sup>13</sup>。張氏初露頭角，便得彬彬社中耆老陳文繡的賞識，預期將來「足樹碧沙之一幟，為後起之俊英」，張氏

9 鹿谷鄉耆宿前鄉長林丕耀先生口述。

10 張達修著、林文龍編校《醉草園文集》（臺中，張振騰印行，2006）頁156—157〈林坤漢先生焚餘草書後〉。

11 同前註。

12 《醉草園文集》，頁219—220〈陳文繡先生傳〉。

13 同前註。



爾後在藝文界的成就，的確不負陳氏期許。

內有家庭漢學啟蒙，外有彬彬社長輩指導，加以有機會讀到《臺灣詩薈》刊物，觀摩時賢作品，使張氏在赴臺南新化之前，已具漢詩基礎，再經王則修稍加琢磨，即已斐然可觀，拜師當年年底便有結集《學齋旅稿》三百六十餘首，以一初出茅廬的年輕學子，有如此功力，的確令人刮目相看。

### 三、故鄉人事與景物寄懷

大凡年輕學子初次遠離家門，到外地寄宿求學，在人生地不熟的情況下，隨之而來的便是鄉愁，故鄉的家人、親朋、師長，甚至是山水之勝，都會特別懷念，尤其是詩人多愁善感，往往寄託詩篇。張達修的〈寓齋題壁〉：

「何事新來賦索居，異鄉作客竟何如。惜陰卷破譏鼯鼠，繼晷焚殘笑蠹魚。興至獨斟陶令酒，閒來且學右軍書。他年歸去棲邱壑，好買青山為結廬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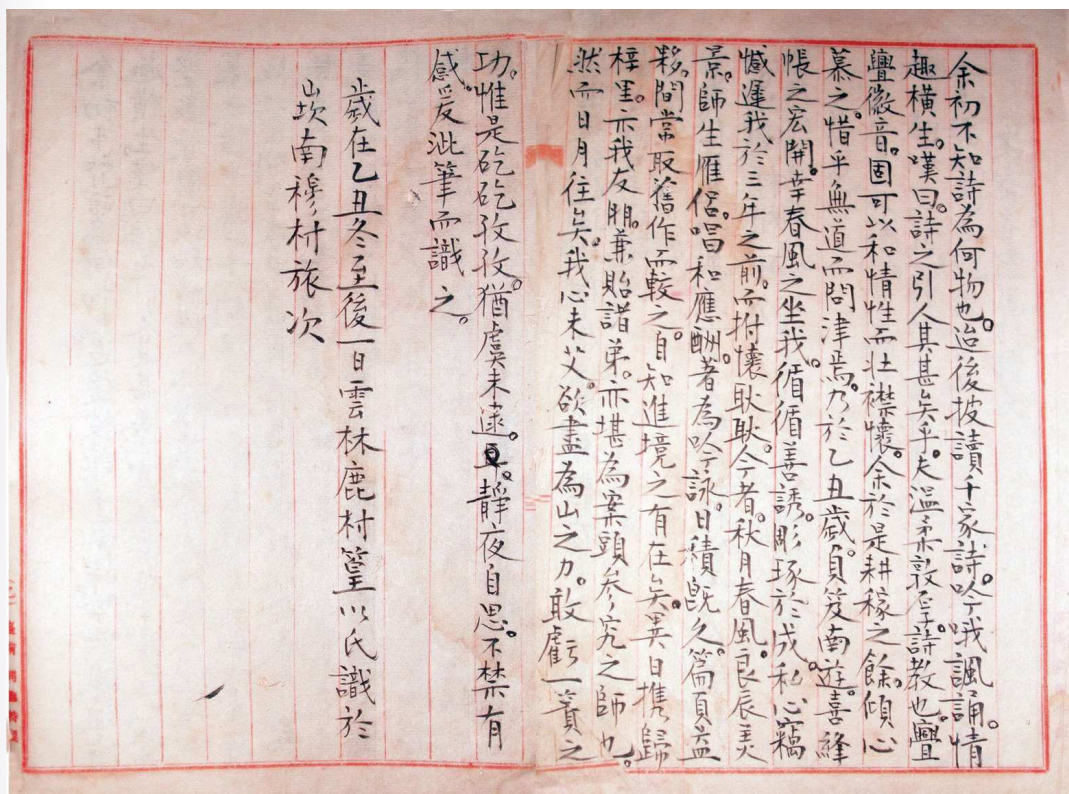
〈夜坐〉云：

「寒風永夜斷清秋，枯坐蕭齋旅思悠。落葉頻驚千里夢，殘燈空照五更愁。憤時祖述悲雄劍，負笈蘇秦冷敝裘。自笑天涯苦吟客，故園荒盡尚淹留。」

〈寄友憶家〉云：

「蒹葭讀罷感蒼蒼，悵望伊人水一方。庾信鄉關勞夢想，杜陵夔府動詩腸。梧桐葉落吳江冷，蘆荻花開秋月黃。聞道故園籬

菊早，夜來枕畔有餘香。」<sup>14</sup>



詩人張達修手稿《學齋旅稿》初探

無論閒居、夜坐，甚至連寄給鄉友，都會想到家，這是人之常情，古人所謂「客中無日不思家」、「清明無客不思家」、「邯鄲冬至夜思家」，古今一例，從張達修身上，也能得到印證。

籠統的懷鄉思家，觸景傷情，隨處而生，客舍生活，缺乏照料，更容易想起親人。張家世居車軌寮（鹿谷鄉廣興村），1927年（昭和2年）其父張錫勳始買地東埔蚋（竹山鎮延平里），建置醉草園，並遷居於此。因此三槐堂受教之初，即《學齋旅稿》完成階段，張氏筆下的家，仍在車軌寮，是個與伯父合居的大家庭。

張氏雙親健在，遊子思親，最容易想到鞠育功高的母親，自唐朝詩人孟郊的一首〈遊子吟〉傳唱千古以來，代有歌誦母親的詩篇。張氏

14 以上各詩均見《學齋旅稿》。

畢生詩作，不乏及於父親的作品，但不見於剛出家門時期的《學齋旅稿》，也許也是受到傳統詩人喜歡歌詠母親的影響，以下這首五言〈遠遊曲〉是用力極深的思母之作：

「浮雲遊子意，春水滿江頭。長跪別慈母，有淚不敢流。我非秦川子，客地年年留。自是學苦晚，雞鶩食爭羞。家常少師傅，從此試遠遊。遠遊幸有方，堪慰母煩憂。母母念兒魯，同行有良儔。母母念兒飢，兒食有乾餼。母母念兒寒，兒著有征裘。母母愁音問，雁信有書郵。母心無遠慮，兒意可無愁。負笈出長門，行行復南州。棲鴉聲啞啞，征馬鳴啾啾。灞原風雨定，關山草木柔。寸心寄芳草，報得春暉不。」<sup>15</sup>

此詩自長跪別母敘起，描寫母子分離情狀，不捨之外，呵護倍至，真是歷歷如繪；張氏學齋作品，以律絕詩為主，少有古體，此一思母詩，刻意以五古為之，其用心經營，由此可見。按據張達修所撰〈先妣事略〉有云：

「先妣陳太孺人，諱秀妍，為雲林九寮坑外祖父陳師翁之長女。年廿四，歸吾父。吾父兄弟三人，家君行三也。吾母雖生長農家。然性勤儉，明大義，工針黹，精烹飪，極為吾父所敬愛。……翌年余生，爾時家尚未有男孫，得余皆大喜，先大父且撫吾頂曰：此子眉目清秀。他日吾家書香可不斷也。此余幼時，吾母嘗引以勉余者。……時余年十四，小學剛畢業，亦隨父就農，吾母深以余乏造就為可惜，恆與吾父言之。奈格於伯父之命不可。迨年十九，奮然決南行。從王則修夫子遊。乃力求吾母婉請於父，父以修脯為憂，母竟盡出其私蓄，並鬻釵鈿以助膏火。」<sup>16</sup>

15 見《學齋旅稿》。

16 《醉草園文集》，頁220—223〈先妣事略〉。

張氏之得以南行從師，實得自母親「婉請」及「出其私蓄」的結果，〈遠遊曲〉一詩，恰為這段史實做了最佳的詮釋。

他是家中長子，尚有弟張達旦、妹張文琕、張文若等弟妹<sup>17</sup>，這些弟妹（另外還有堂弟妹）在祖父張士衡、父親張錫勳漢學啟蒙時期，也兼具窗友身分，同時都有漢詩基礎。因此張氏在學齋也常有寄懷作品，如次：

〈寄示諸弟妹〉云：

「夢迷春草入秋池。棠棣花開夜月移。相對堂前阿弟妹。可曾讀及鵲鴿詩。」

〈寄示諸弟妹〉云：

「未解他鄉作客悲。登高不似去年時。遙知遍插茱萸處。留把一枝插與誰。」

「浪傳鴻雁散分飛。遮莫秋風草不肥。遙識陟岡瞻望久。何時載反大郎歸。」

「洛中聯璧舊稱張。一冊明經濟世香。為報荊庭諸弟妹。相期莫負桂蘭芳。」

張氏的小學階段，七歲時先就讀就讀林圯埔公學校羌仔寮分教場，十歲自羌仔寮分教場四年結業，依照當時學制，五年級時轉入林圯埔公學校本校就讀，於1919年（大正8年）成為林圯埔公學校第十四回卒業生。後隨父親張錫勳在北勢溪畔的愚川過著晝耕夜讀的生活<sup>18</sup>。因此這時期的張氏友人，主要是鹿谷、竹山的同窗好友，《學齋旅稿》中不乏對鄉友的懷念，包括一些直指其名，可能交情比較深厚的，臚列如次：

〈得友書〉

17 《清河張氏族譜》（手抄本）。

18 張振騰、張翠梧著《綠島集中營》（臺中，張振騰印行，2007）附〈張達修先生大事年表〉。



「關山雲樹憶重重，雁帛遙天醒夢慵。揩眼開緘認鄉信，丙寅四月廿三封。」

〈虎頭埤遠眺寄懷鹿村諸友〉云：

「萬壘雲峰望盡頭，眼前花草總牢愁。離群恨似分飛鳥，旅思飄如不繫舟。林鳳營過車倍疾，曾文溪急水爭流。年來愧作萍蹤客，舊侶名山憶我不。」

〈寓齋夜懷鹿村諸友〉云：

「鷺鷥分散已無儔，客舍殘宵緒倍愁。故里張衡增暮感，江關庾信動悲秋。停雲靄靄東園樹，飛鳥翩翩古渡頭。為問鹿村諸雁侶，何時對酒鳳凰樓？」

〈望月懷友〉云：

「顧影驚看初月三，天涯一角照征驂。深懸弓勢冰弦缺，淺漏眉彎玉鏡涵。萬里清光馳薊北，十年舊雨夢江南。何當共倚闌干賞，把酒臨風徹夜談。」

〈寄懷文能〉云：

「一唱陽關後，東南隔暮雲。纔書還憶我，把酒倍思君。路繞青山遠，溪流濁水分。獨憐孤雁影，天畔悵離群。」

〈寄懷四川兄〉云：

「回思鹿谷唱陽關，隔絕風塵萬壘山。楓樹葉飄隨雁去，菊花蕾放伴秋閒。南坪勝蹟憑君領，東壁圖書待我刪。寄語鳳凰池上客，不須惆悵望刀鐮。」<sup>19</sup>

張氏因父祖輩的彬彬社翰墨因緣，在青少年時期，常有機會接觸到

19 以上各詩均見《學齋旅稿》。

社中前輩，影響最深的，應是執彬彬社牛耳的前清秀才黃錫三，其次則是陳文繡、林天德等人，已如前文所述。張氏初到南部就學，同年農曆九月初九日，就是彬彬社年度祭典，於是乃有〈憶彬彬社祭典兼呈錫三茂才〉詩道：

「肅肅躋堂思往日，彬彬祭典又今年；衣冠雅稱成鄒魯，奎壁光搖照豆籩。振奮科名惟子在，扶持文運仗公賢；莫愁鹿洞書香寂，繼志前人有墨顛。」<sup>20</sup>

末句「墨顛」，是張氏年輕時的別號是之一，與「醉草園」都是出自本家草聖張旭典故。是年，張氏年僅十九，「錫三秀才」是當時鹿谷舊時代科舉人物的魯殿靈光。因離鄉而未能參與這次的彬彬社祭典，觸景生情，兼自我期許。

按黃錫三秀才名廷幹，以字行，新寮莊人（曾遷居林圯埔街），1892年（光緒18年）雲林縣學生員。未考上秀才以前，他自1891年（光緒17年）起，就在林圯埔街設「習靜齋」教學；不久，改在新寮設塾，名「持敬齋」，1895年（光緒21年）春，遷林圯埔街，仍以「持敬齋」名。日治間，曾任林圯埔公學校漢文教師，後辭去，回羌仔寮（鹿谷村）辦私塾，兼林圯埔公學校羌仔寮分校



黃錫三秀才

20 見《學齋旅稿》，另收錄於《醉草園詩集》頁1，卷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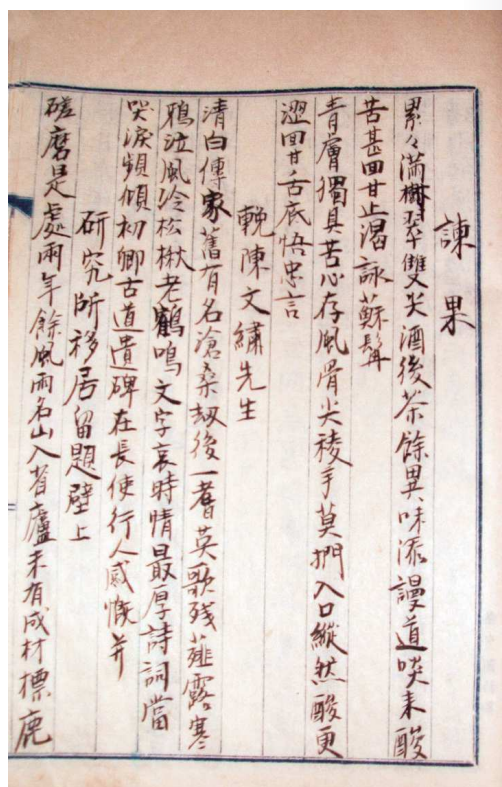
教員。<sup>21</sup>彬彬社祭典的寄懷之外，《學齋旅稿》又有〈寄黃錫三詞丈〉詩：

「不向鱸堂笑語陪，刺桐幾度著花開。共知舊雨時乖約，且把新詩日剪裁。蝶影空迷莊子夢，鳳歌長嘆楚狂才。何當重聽山陽笛，永夜秋燈話劫灰」<sup>22</sup>。

彬彬社耆老之一的陳文繡，卒於大正十四年（1925）農曆九月，正是張氏旅居新化的四五個月之後，客舍聞訊，感慨老成凋謝之餘，而有〈輓陳文繡先生〉之作：

「清白傳家舊有名，滄桑劫後一耆英。歌殘薤露寒鴉泣，風冷松楸老鶴鳴。文字哀時情最厚，詩詞當哭淚頻傾。初卿古道遺碑在，長使行人感慨并。」<sup>23</sup>

此詩工整貼切，而值得一提者，為結句「初卿古道遺碑在，長使行人感慨并。」，張氏文稿的〈陳文繡先生傳〉，有「先生為文，酷肖其人，樸茂純粹，不作矜噪語。如初卿道演習林及節孝碑文多出其手。且工書法，筆力秀勁，雲林書家，首屈一指，故踵門求書者，戶限為穿。」<sup>24</sup>等語，恰可與之相互印證。



21 黃允哲編《黃端本堂家譜與詩文選集》（臺北，編者自印，1981），頁33—35〈錫三公年譜〉，黃錫三卒於1929年（昭和4年），年六十二。

22 見《學齋旅稿》。

23 見《學齋旅稿》續稿。

24 《醉草園文集》，頁219—220，〈陳文繡先生傳〉。

按初卿即清代大坪頂七莊之一粗坑莊的雅稱，後誤寫為「初鄉」，沿用至今，演習林碑即1910年（明治43年）二月所立的開路紀念碑。是年，林秉璋出任羌仔寮區長，當時適逢帝國大學農科助手西川末三，任職大坪頂的帝國大學演習林，他對於交通橋樑的修建，極為重視。初卿莊土名崎頭地方，是開築約有二百年的古道，出入大坪頂都必須經由此處，但山路崎嶇，林秉璋遂出面商請西川末三協助經費，於是另闢路徑，重新設計，終於在1911年（明治44年）四月完工，由林秉璋曾立碑紀事<sup>25</sup>。證以張達修詩文，則碑文應出自陳文繡之手。

張氏早年「髫年問難」的前輩當中，尚有一位林勝利，在學齋時期移居廈門，為此張氏曾賦詩三首遙寄，題為〈寄林勝利夫子〉，詩云：

「記得河汾講席隨，髫年問難許多時。迄今步履空相憶，惆悵春風鷺水湄。」

「六年前已沐春風，桃李花開映日紅。一去鷺江誰繼起，秋螢空繞綠叢中。」

「竹山草碧鷺江秋，一水迢迢隔二州。大陸龍喧師健在，狂瀾猶賴挽迴流。」<sup>26</sup>

從「講席隨」、「髫年問難」、「師健在」等句，可知林勝利也是彬彬社前輩之一，教學時間是「六年前」，則約在1919年（大正8年），張氏十四歲時，但依詩文慣例，「勝利」應該是敬稱性質的別號，而非本名。

張氏晚年作詩，最喜翻用蘇東坡詩「故鄉無此好湖山」典故，贊歎故鄉的好山好水，說是「故鄉有此好湖山」、「故鄉有此好溪山」。鹿谷為張達修的生長之地，故鄉溪山的描寫，也出現在《學齋旅稿》中，

25 據演習林築路碑記，是碑現存初鄉村茶園中。

26 以上各詩見《學齋旅稿》。



分別是鹿谷的鳳凰山與北勢溪。〈鳳凰山〉云：

「鳳凰山上鳳凰棲，鳳去雲深草自萋。片石空留鴻爪跡，隔煙祇有暮猿啼。二城半帶螺川渡，三嶂紆連鳥道迷。更憶高峰簞渺處，仙人筆架好詩題。」<sup>27</sup>

此詩除了仿唐朝詩人李白〈登金陵鳳凰臺〉句法外，「隔煙祇有暮猿啼」則用吳光亮幕友張鷟洲〈鳳凰山〉詩中「幾多猿鶴隔煙啼」掌故<sup>28</sup>。鳳凰山海拔一千七百公尺，為鹿谷鄉的名山，隔著麒麟潭與凍頂山相對，《雲林縣採訪冊》載稱：「鳳凰山：在縣東五十餘里；發脈於八通關，由雞胸嶺蜿蜒而來，山勢巍峨插天，不知其幾千丈尺，形如飛鳳，層巒聳翠，奇峰林立；雲樹參差、幽篁淨植，每值雨霽，山光晴煙騰樹，黛色參天；好鳥爭鳴，山花欲笑，前人鳳麓飛煙，為八景之一……前臺灣鎮吳光亮由此開路，直通臺東州後山，於山石上勒萬年亨衢四字。」<sup>29</sup>可知其勝概。

其次，〈北勢溪〉詩云：

「南勢分來北勢流，涓涓淇澳冷於秋。篁聲入水添清籟，瀑布飛珠溜石湫。野鳥倦飛棲葦岸，漁人釣罷唱蘋洲。欲將此地當嚴瀨，日日攜竿樂溯游。」

按北勢溪是流經鹿谷的溪流，進入竹山之後匯入東埔蚋溪，於溪尾寮注入濁水溪。張達修父親買地經營醉草園之前，曾先於此處依溪面山而築草墅。張氏〈守愚川記〉有云：「始余之少也，家市一地於初卿之西，面北勢而背藤坪，有水有山，蔚然奇勝。……是歲乙丑三月，草墅初成，因擬其名曰守愚川，蓋竊取愚溪之意也。<sup>30</sup>」即指此處，只是詩人給他一個更雅致的名稱「守愚川」。

27 見《學齋旅稿》。

28 《雲林縣採訪冊》，頁170，沙連堡/藝文。

29 《雲林縣採訪冊》，頁146，沙連堡/山。

30 《醉草園文集》，頁175—176，〈守愚川記〉。

#### 四、書房相關活動記述

張達修之所以南下新化拜師學習漢文，宿儒王則修盛名的號召是主要原因，這時的臺灣中南部，王則修是最知名的書房老師，王名佛來，官章文德，字則修，在臺中時自號旅中逸老，是臺南縣新化鎮（舊稱大目降）人，1867年（同治6年）生。1887年（光緒13年）入泮，為臺灣縣學生員。1889年（光緒15年）補廩。割臺時曾攜眷內渡漳州龍溪縣，補入漳州府學。割臺三年後，局勢漸趨穩定，為奉母及守護田產之際，再回臺定居<sup>31</sup>。初從事商業經營，因乏經驗，於1916年（大正5年）結束，嗣任臺灣新報社漢文記者，僅三個月，以志趣不合去職，旋在臺南米街設塾教讀；1918年，遷回新化街；1920年，應臺中廳牛罵頭街社口聞人楊澄若（楊肇嘉父）之聘，為家庭教師。1924年（大正13年），楊澄若去世，王氏乃應新化人士敦聘，於翌年二月十日（陽曆）重回故里設教，稱其書齋為三槐堂，臺中人士聞風而相率前往就學者甚多<sup>32</sup>。

關於張氏之前往臺南就學，主要是其父認為已將所學傾囊相授（《四書》與《詩經》），無法再進一步教導，有拜師繼續深造的必要。張氏在《學齋旅稿》及三次刊印的《醉草園詩集》自序均提到此事：

「乃於乙丑歲負笈南遊，喜絳帳之宏開，幸春風之坐我，循循善誘，雕琢於成。<sup>33</sup>」

「學校畢業後，思再尋師研究漢文，因友薦，遂遊於宿儒王則修夫子之門，學詩三載，與二三同志結社聯吟，直接倡導作

31 盧嘉興《臺灣研究集集12》頁33～70〈光復前南縣詩文宗詩王則修〉。

32 同前註。

33 《學齋旅稿》卷首自序。

詩，間接保存國粹。<sup>34</sup>」

「稍長，先大人攜我遊虎溪，學詩文於王則修夫子之門。<sup>35</sup>」

「迨年十九，先嚴攜我遊虎溪，學詩文於王則修夫子之門。<sup>36</sup>」

這四則紀事詳略有別，予以拼湊，尚可知其大略，即張氏自公學校畢業後，已有再尋師研究漢文的想法，至1925年（大正14年），年十九，因朋友的推薦，並徵得父親同意，由其父陪伴南下新化，拜在宿儒王則修門下。

三槐堂的教學，固然膾炙士林，但其上課內容如何，則少見觸及者，僅見王氏本人為《醉草園詩集》撰序時，曾有所回憶：「迨從余遊，授以《書經》、《易象》、《禮記》、《春秋》及古今詩集，潛心研究，勤讀不輟，且又聰明絕頂，初學作詩作文，偶有疵累，一經點綴批示後，則不再蹈此弊，積二年餘，詩文均上軌道。<sup>37</sup>」肯定張氏之餘，也稍稍透露了當年授課內容。此外，張氏曾回憶，初入三槐堂，仍有對偶課程，由老師王則修出句，全體同學搶對，某次出「甘蔗」，張氏不加思索，應聲對以「苦瓜」，再出「菜頭」，又對以「筍尾」<sup>38</sup>，張氏不僅反應快，更對仗工整，頗具巧思。

至於當時三槐堂的學生，依盧嘉興在民國六十年代的調查，據說前後有數百人，名單可考的，除張氏之外，則有臺中簡水路（逢川）、彰化張鳴鶴、草屯林有凱（汝璇）、路竹王開恩（峻峰）、臺南王鵬程（臥蕉）、陳壽南（龍吟）、善化蘇澄清（宜秋）、徐永昌（壽臣、太瘦）、鄭江中（曉青）、蕭拋（榮彬）、林鬧橫（子秋）、王國進、

34 張達修著、張一泓等校訂《醉草園詩集》（1949，南投，醉草園），卷首自序。

35 《醉草園詩集》（萬古愚校訂）卷首自序。

36 《醉草園詩集》（林文龍編校）卷首自序。

37 《醉草園詩集》（張一泓等校訂）卷首王則修序。

38 此一軼事，為張達修先生親口告訴筆者。

林進德、黃百川等人<sup>39</sup>。此外，《學齋旅稿》有〈送別雲從、履亨二芸兄〉詩四首，以及〈秋日閒遊與曉青、倬雲、維楨分題之作〉<sup>40</sup>，雲從、履亨、倬雲、維楨四人，其中倬雲名洪天牌，均為盧氏調查名單所未及者，可知遺漏尚屬不少。

據張氏詩稿的考察，新化三槐堂門人另有一個結社，即「研究會」的官府立案；張氏《學齋旅稿》第五個詩題為〈研究會夜集〉，詩云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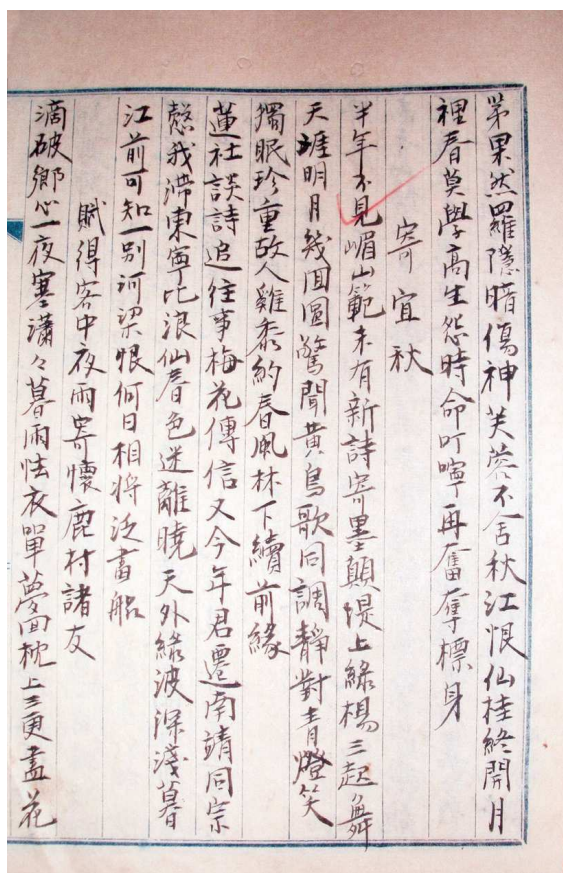
「群英濟濟勵諸居，繼晷焚膏勉畫餘。壯志未能攀

北斗，雄才直欲研蟲魚。杏壇此日文章盛，槐市他年桃李於。

長願切磋敦道義，升堂入室豈徐徐。<sup>41</sup>」

從詩的內容及「槐市他年桃李於」句看，「研究會」毫無疑問是王氏上課之所，或許正式的稱呼是三槐堂，「研究會」只是俗稱。約第二年秋，張氏又有一詩〈研究會復習科成立〉詩：

「深惜雙丸跳擲虛，殷勤淬勵燭光餘。輪班講演心何熱，摘句搜求術不疏。喜有魯魚同辨析，了無疑殆尚含儲。相期莫負磋



39 盧嘉興《臺灣研究彙集12》頁33~70〈光復前南縣詩文宗詩王則修〉。

40 見《學齋旅稿》，前者詩有「河分講席共追隨」之句，故可知雲從、履亨二人並為三槐堂門下。後者同題分詠，且稿中另附錄洪天牌（倬雲）之〈送宜秋芸兄之南靖〉，可見均為先生同窗芸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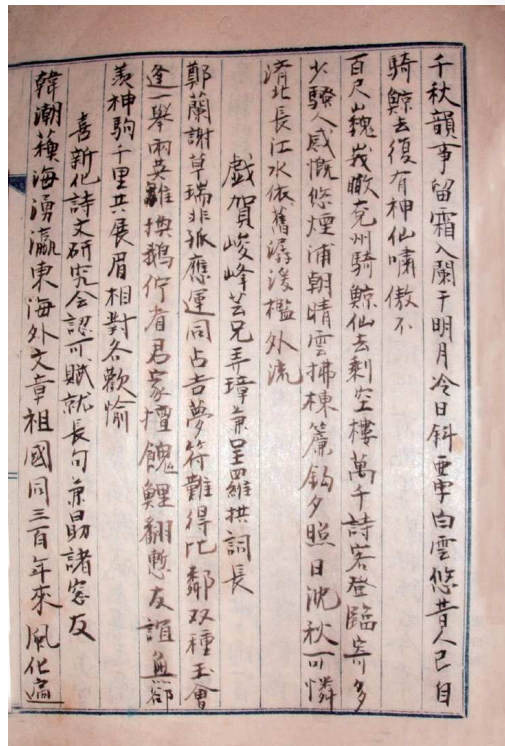
41 見《學齋旅稿》。



磨力，他日功成榜省廬。<sup>42</sup>」

復習科，顧名思義，就是將已具基礎的學生，別成立一班，自行互相辨難討論，加深學習效果。約兩年後，研究會搬離原址，張氏有〈研究所（會）移居留題壁上〉詩紀其事：

「磋磨是處兩年餘，風雨名山入省廬。未有成材標鹿洞，已看移硯徙蝸居。孫康雪案堆塵積，季子寒窗照月虛。他日重來認鴻爪，低徊往事感何如。<sup>43</sup>」



張氏在新化求學，約有三年時間，「磋磨是處兩年餘」，已近尾聲，搬遷不久，再以「新化詩文研究會」名義向官府申請立案，獲得許可，張氏興奮之餘，寫了〈喜新化詩文研究會認可賦就長句兼勗勉諸窗友〉七言古風<sup>44</sup>。詩道：

「韓潮蘇海詠瀛東，海外文章祖國同。三百年來風化遍，騷壇旗鼓競雄風。南龍北馬分詩社，道德詞章歸大冶。二千里外婆娑洋，彬彬一變敦儒雅。鐸聲鉢韻遠覃敷，荒徼山陬無處無。獨憐鄒魯弦歌盛，未溥天南地一區。天南穆邑本仁鄉，赤榜丹書到處揚。一自滄桑變幻後，劫灰文字感淪亡。二三君子籌恢復，更感晨星易寥落。關心創會事研求，大雅元音期可作。誰

42 見《學齋旅稿》。

43 見《學齋旅稿》續稿（手稿本，無頁碼，下同）。

44 見《學齋旅稿》續稿。

知立學須官府，未許私塾民自主。萬千委曲上陳情，慘澹經營費辛苦。幸喜民情得上聞，一朝認可降青雲。文壇新振貔貅卒，騷壇重編鵝鵲軍。殷勤淬勵勉三餘，木鐸聲敲入夜初。南斗星辰光燦爛，門前桃李影扶疏。我今幸附驥尾美，願與諸君騁千里。扶輪大雅任雙肩，立挽狂瀾作柱砥。大道悠悠一線延，聖賢邇旨為探研。勗哉一語君須記，長扶此會萬千年。」

此詩作於張氏求學「兩年餘」之後，即將返里稍前，研判應在1927（昭和2年）年底，或者翌年一月、二月之間。

三槐堂求學階段，臺灣社會結社聯吟的風氣正盛，課堂傳授正規經史課業外，師生擊鉢催詩也是重要的課題，以備將來學以致用。《學齋旅稿》收錄了不少擊鉢作品，檢乃師王則修的詩文集，至少〈隴頭梅〉、〈明妃出塞〉、〈杜鵑花〉〈曉雞〉、〈醜婦〉〈燈臺〉、〈秦始皇〉、〈端陽競渡〉、〈雨後筍〉、〈逃檻虎〉、〈黃石授書〉、〈天臺送別〉、〈石秦檜〉、〈雁聲〉、〈東寧橋落成〉、〈祝臺南神社昇格〉等題，也都有同題作品足堪印證<sup>45</sup>。

有關師生的唱和互動，《學齋旅稿》有中秋觀月會一例，為1925年事，這年中秋之前，王則修有舉辦師生觀月會的計畫，選定新化名勝虎頭埤共同賞月。王則修也仿倣古人風雅韻事，事先擬了一份〈觀月會發起詞〉，週知門下諸生，文云：

「蓋聞皓魄當空，天開不夜，涼痕匝地，秋已平分。元規把酒以登樓，謝尚吹笛而泛渚，明皇親遊於月殿，張騫泛槎乎天河。古人及時幽賞，不負秋光，吾輩鬱鬱久居，苟不知進效古人，能無令嫦娥笑我俗乎？爰是組織一中秋觀月會，其地則在虎頭埤側，有水有月，真堪樂賞。或對月而吟詩，或臨水而垂釣，各樂其樂，興當不淺。其會費每人五拾錢，諸君如有意加

45 王則修《王則修先生詩文集（下）》（臺南，臺南市立圖書館，2004），頁471～573雜錄二。

入者，請自署名捺印，以好預備一切云爾。<sup>46</sup>」

觀月會的籌措，已經萬事俱備，不料王則修卻忽然感染瘧疾，不得不缺席，只能以書面助興，寫下〈觀月會因病瘧不赴戲而有作用轡轡體望諸同學依韻和之〉兩首：

「一年美滿好中秋，準擬開樽樂唱酬。何意瘧魔偏作惡，十分辜負月當頭。」

「十分辜負月當頭，皎皎銀河影自流。幽賞偏教諸子讓，老夫眼福未曾修。」<sup>47</sup>

既然老師雅命「望諸同學依韻和之」，張達修乃有〈和王夫子中秋有感見示原韻〉，詩共作了二組，其一是：

「屈指團圓待好秋，樽前擬獻酒杯酬。何來瘧鬼侵師案，辜負江淹老筆頭。」

「辜負江淹老筆頭，金樽酒滿月空流。良宵轉瞬明年到，珍重吟軀好自修。」

其二是：

「擔簦追步夏經秋，絳帳春風夙願酬。準擬一宵文字飲，何來興阻庾樓頭。」

「何來興阻庾樓頭，光滿金樽空自流。畢竟師生緣分淺，前身明月未曾修。」<sup>48</sup>

這次的觀月會，仍如期舉行，中秋賞月賦詩，自古詩人就流傳許多著名篇什，當晚三槐堂諸生必然詩興勃發，張氏《學齋旅稿》所收作品

46 見《學齋旅稿》附錄〈王夫子所作觀月會發起詞並疾瘧不赴見示之作〉。

47 同前註。

48 見《學齋旅稿》。

有二，〈觀月會席上口占〉云：

「庾樓高興憶風流，雅會群英此再修。天上清光留一夜，人間樂事記中秋。詩成句落驚天地，酒醉杯乾笑斗牛。為問嫦娥容許否？顛狂我欲泛槎遊。」

〈觀月會更蒙羅王蘇三芸兄盛意詩以謝之〉云：

「作客天涯夏又秋，更逢佳節酒杯酬。情深友誼敦東道，興合神交結白頭。羅隱秦生同放浪，王猷蘇子樂風流。因緣已訂三生石，擬待來年會再修。」<sup>49</sup>

前題是自發性的作品，後題屬於同窗好友的酬唱。所稱「羅王蘇」，參以《旅稿》其他詩題，羅疑指羅拱，王當指王開恩（峻峰），蘇當指蘇宜秋。

王則修出生於1867年（同治6年）八月廿六日<sup>50</sup>，1926年（昭和元年）八月廿六日，正是六十花甲大壽，依照詩壇慣例，例有述懷詩向臺灣各大吟壇索和，但王則修原作今已無存，《學齋旅稿》則仍保存和詩〈介王則修夫子六秩榮壽敬步述懷原韻〉四首：

「門前桃李豔爭春，劫後滄桑矍鑠身。蔗境回甘佳漸入，桂心耐老味逾辛。風流摩詰耽泉石，豪放羲之悟夙因。且喜耆年週甲子。南山一曲和皆新。」

「河汾講席拜公車，許入宮牆不棄余。僅有文章勤砥礪，罔知日月變盈虛。衿氎舊事翻成夢，風雨名山且著書。泌水衡門歌樂隱，三槐堂上影扶疏。」

「管甚人間呼馬牛，張氏負郭有田疇。一樓花萼鵲音和，百畝

49 同前註。

50 《則修先生詩文集（下）》所附族譜資料影像。



園林鶴俸謀。講易橫渠高鹿洞，傳家晏子重狐裘。扶輪大雅雙肩任，馳騁騷壇志未休。」

「卅載臺陽姓字揚，科名一夢醒文場。感時杜甫情何切，憤世昌齡志漫傷。珂里好山今嘯傲，婆洋春水昔浮航。殷勤一卷傳經暇，杖履逍遙樂故鄉。」

三槐堂的教學，是失學青年的進修場所，這些青年希望的是學以致用，當時社會上蓬勃發展的漢詩活動，也是他們將來可能參與的目標之一。古人說「造車合轍」，三槐堂密集的詩課，有如「閉門造車」，是否合轍，仍需進一步的嘗試，而最好的方法，便是參與各地詩社或團體的徵詩，《學齋旅稿》也保存了不少這方面的作品，徵詩團體包括雙溪吟社、以文吟社、鯤洋文藝社、東山吟社、善化詩會、大同吟社、鳳山藥報社、翠峰吟社、麻豆書院、仁禮洋服店等，對於詩壇活動提供了具體而微的線索，茲選錄若干如次：

雙溪吟社〈琢玉〉云：

「荊山報璞幾經冬，誤與邯鄲卞子逢。雕就玫瑰誇絕世，連城價重勝鐘鏞。」

「太璞含章與世逢，一朝琢就美琤琮。須知大器堅磨礪，全賴工夫苦鑿從。」

「崑山蘊石紫泥封，誰識中含有璧琮。一自卞和三獻後，殷勤攻鑿響鏗鏘。」

仁禮洋服店〈洋服〉云：

「巧合新裝舊樣翻。歐西美服入中原。現襟勁領誇時式。陋却衣冠漢制存。」

鳳山藥報社〈神農嘗草〉云：

「術起民瘼咀嚙成，古來神聖著先聲。舌分甘苦裁方藥，味辨溫涼悟死生。佐使用從心裏會，君臣義自口中明。內經一卷流天下，草木春秋有定名。」

另有〈高拔菴（選峰）孝廉七秩榮慶〉一題，固未見註記徵詩團體名稱，因高選鋒為臺北名流，割臺後內渡考取舉人，張氏為青年後進，不可能有所論交，推論也是徵詩作品，如次：

「筵啟蟠桃祝古稀，東溟頌德播歌詩。騷壇旗鼓開鯤島，領袖文章奪鳳池。白鹿神仙歸石髓，青牛道士獻靈芝。桂花香渡延齡酒，秋滿霞觴浥鷺湄。」<sup>51</sup>

## 五、課餘探訪及其見聞

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，古人藉遊歷以廣博汲取知識，早為讀書人所肯定。過去的傳統教育，重視的只是焚膏繼晷、十年寒窗的填鴨方式，在學期間，除了年節之外，並無寒暑假的設計，當然也少有其他調劑身心、增長見聞的課外活動。

日治時代的臺灣，引進了新的教育制度。新式學校有了遠足、修學旅行等活動。這些行事，可能也影響到書房。《學齋旅稿》有關旅遊的作品不少，反映了書房生活的旅遊風氣。歸納這些作品，主要有三方面，一是遠程的南部旅遊，一是課餘新化週遭名勝，一是同學鄉里的邀遊。

《學齋旅稿》有若干臺南旅遊的作品，見證了張達修三槐堂期間的臺南市之遊。從詩題出現的時間看，應有兩次或三次。首次的遊覽地點是孔子廟、延平郡王祠、博物館，以及南座聽徐蓮玉操獨絃琴，有無同

51 以上各詩均見《學齋旅稿》。

行者不得而知。諸詩依序如次：

〈臺南謁宜聖廟〉云：

「鄒魯文風遍七鯤，宮牆萬仞道長存。後生小子殷瞻仰，沐浴薰衣拜聖門。」

〈謁延平郡王祠〉云：

「騎鯨涉海拓蠻荒，德普臺疆日月光。矢志孤忠惟耿耿，即今榕蔭護祠堂。」

〈博物館〉云：

「異獸珍禽集萬般，搜羅富有任吾觀。昔時稽古資多識，今日徵疑證實譚。」

〈南座聽徐蓮玉操獨絃琴〉云：

「翩翩雅韻操絲桐，一曲陽春獨擅場。巧創新聲宗濮水，清原舊曲譜瀟湘。單絃輕撥蒼梧怨，五指頻揮白芷狂。靜裏聞歌思絕調，錯疑月宇聽霓裳。」

「顧盼清高羨謫仙，酣情此日肆瓊筵。屠門一醉迷天地，鴻爪長留歷歲年。畫棟朝飛臨極浦，青帘暮捲淡微煙。南都未減姑蘇地，酒壓笙歌到處傳。」

中秋之後，《旅稿》又出現〈南座觀女優演唱〉云：

「嬌歌嫵舞雜青絲，玉串珠喉信可兒。檀板輕敲金縷曲，櫻唇善譜竹枝詞。繞梁細細飛雲遏，落月沉沉夜漏遲。唱罷下臺釵髻亂，婷婷十五妙齡時。」

此題不類擊鉢題，但別無搭配的遊覽作品，或許也是一次的臺南之旅，南座聽完演唱便趕回新化。

經過一段時間之後，稿中再度出現了臺南之旅的整組作品，〈南座觀女優〉云：

「一幕狂童戀，淒淒切切聲。墜樓珠女怨，擁髻樊姬情。淚灑湘妃竹，魂銷楚澤蘅。金堂堂上客，誰是玉溪生。」

〈與曉青遊臺南〉云：

「偶隨鷗鷺覩南州，多少風光筆底收。莫笑奚囊李長吉，雪泥到處爪痕留。」

〈鹽埕即事〉云：

「平沙罨霧暗人村，數里風煙接海門。為問騎鯨舊遺事，路旁故老話王孫。」

「數里平阜捲白沙，林頭樹外幾人家。鹽田萬頃魚鱗疊，漠漠江村接水涯。」

〈酒樓即事〉云：

「攜手同登百尺樓，橙黃酒綠狎鳬鷗。數聲牧笛悲殘日，萬里烽煙接素秋。鐵戟英風今已渺，金陵王氣黯然收。舉頭引領望天末，破盡愁城豁醉眸。」<sup>52</sup>

這組詩題，未見參與詩會痕跡，同行者為鄭曉青，值得注意的是仍有南座相關作品〈南座觀女優〉，顯然三次的臺南市之行，都與南座表演有關，時間許可則再搭配若干遊覽點，以增廣見聞。

課餘的遊覽，《學齋旅稿》中最常出現的景點是虎頭埤，虎頭埤是臺灣最早興建的水庫，它在清朝時代原為灌溉儲水之用，1906年（明治39年）重建埤潭之後，當時地方政府臺南廳即規劃虎頭埤闢建為風景

52 以上南遊各詩均見《學齋旅稿》。



區，後成臺灣十二勝之一。<sup>53</sup>三槐堂因距離虎頭埤甚近，乃成了師生日常盤桓的最佳去處。〈與曉青遊虎頭埤雜詠〉云：

「聞道虎頭留勝蹟，與君今日喜同探。此行不為遨遊計，為愛風光入美談。」

「一路行吟望眼賒，大田多稼綠翻霞。旁人笑問君何去，智水仁山樂靡涯。」

「無言桃李自成蹊，古木陰陰草色齊。到此了無塵俗念，幾疑身入武陵溪。」

「淹波處處影模糊，路繞峰廟似畫圖。漫道杭州光景好，此間亦自有西湖。」

「此地原來異洞庭，欲將何處問湘靈。平鋪一望無雲隔，兩岸相思帶葉青。」

「飄然興發筆花開，洗眼波光去復來。欲把詩脾清一沁，心隨湖水共潏洄。」

「四面嵐青望不齊，長隄近岸草萋萋。偶然聽得蛙聲響，錯訝林禽隔路啼。」

「隱隱涼亭映碧流，遙看渾似水中浮。若非乘興窮探勝，誰信孤山有竹樓。」

「水柳依依拂水波，小舟盪漾樂如何。雲光直與天相接，疑是浮槎到漢河。」

53 虎頭埤風景區網站<http://http.tainan.gov.tw/>。

「客散涼亭起晚風，水光潋灩滿湖空。斜陽照入叢林裏，一色橫斜片片紅。」

「來路不辭歸路遠，賞時情艷別時癡。未甘拋卻湖山卻，一半勾留在此埤。」

「自來勝景多延賞，溪水依然古至今。強把此心忘世態，行歌互答出芳林。」

「日晚風殘動碧楸，煙蘿深處景悠悠。果然名勝山如虎，堪把斯遊當虎邱。」

「一路狂吟逸興新，林禽喧噪送歸人。早知此有桃源洞，悔不從前學避秦。」

「滿寫新詩樂此遊，湖山名勝記從頭。餘閒我欲頻來賞，書卷重攜互唱酬。」<sup>54</sup>

〈遊虎頭埤〉云：

「艷說名埤號虎頭，山光潭影兩悠悠。斷雲遠近扶峰出，源水琤琮瀉雪流。短艇輕歌鳴笛晚，長堤綠柳淡煙收。何年得似嚴光願，盡日攜竿伴鷺鷥。」

〈登虎頭山〉云：

「賞遍煙湖興未終，飄然又上最高峰。昂頭風緊驚飛鳥，拓筆雲開走老龍。世界三千憑放眼，星辰廿八盪羅胸。生平慣抱登天想，陟嶽今朝壯氣衝。」

〈再遊虎頭埤〉云：

---

54 以上各詩均見《學齋旅稿》。

「再著吟編嘯侶陪，野花依舊笑迎開。山川若解幽人悶，前度張郎今又來。」

「無痕寒碧水拖藍，湖靜峰青倒影涵。漫把洞庭來比擬，此間光景勝江南。」

「秋水連天爽氣凌，一湖霜鏡冷於冰。煙波起處濛無際，疑有仙人駕霧升。」

〈涼亭小憩〉云：

「分明海上有江樓，登覽風光一望收。四面野花開七月，一湖煙柳冷新秋。雲歸斷岫微茫隱，水接源泉自在流。此處正安吟榻好，憑欄無事看鳬鷗。」

〈登虎頭山〉云：

「絕頂徘徊四面通，登虬踞虎樂無窮。眼開新化山難蔽，筆挾平原句欲工。鹿耳門前銜落日，虎頭峰上起秋風。一聲長嘯將歸去，落得飛花遍地紅。」

〈偕峻峰遊虎頭埤〉云：

「有約名潭共唱酬，攜筇又到虎溪頭。山靈若識幽人到，應認當年舊鷺鷥。」

「踏破山川願不違，盤桓何惜樂忘歸。流連名勝君知否，今是還應悟昨非。」<sup>55</sup>

虎頭埤之外，書房邊的田野、野溪風光，也成傍晚散步尋詩絕佳材料，尤其是隨侍夫子，詠詩為樂，儼然有《論語·先進》：「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；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風乎舞雩，詠而歸。」

55 以上各詩均見《學齋旅稿》續稿。

的風趣，讀其詩便可感受到老夫子帶著學生出遊與學生互動時，既輕鬆又嚴肅的活絡氣氛；也呈現了生命與自然、文化彼此之間的交融和樂。

〈與曉青侍王夫子晚遊雜詠〉云：

「不憚長途負笈從，杏壇此日沐恩重。青萍夜夜衝牛斗，直待他年化作龍。」

「披襟無計滌煩襟，晚送清風樂此心。相約納涼舒倦眼，一趨一步學陳禽。」

「石林精舍蓋茅椽，淨地居然別有天。蕉葉抽青迎暮靄，竹梢放綠蕩輕煙。閒中日月春眠足，靜裏乾坤俗慮捐。為問欲從赤松子，何如此處覓真緣。」

「塵間亦自有丹邱，物外悠然任去留。地避市廛無俗氣，人耽風月有清幽。蔡公最愛親玄度，鄭子猶能識惠休。此日胡麻啗一飽，添修淨福幾千秋。」

「落日凝霞映晚山，倦飛遊鳥自知還。回頭指點廬山宅，半在蕉林暮靄間。」

「歸來推出窗前月，暗裏挑燈續作詩。自覺意深思倍窘，苦無奇句散狂癡。」

〈偕曉青倬雲晚遊溪上〉云：

「偶追七子賦清流，閒步秋溪愛夕幽。瀟灑不殊元白侶，豪雄未減阮嵇儔。鴨翻細浪青魚隱，水印斜陽白鷺浮。貪逐野花迷出處，恍疑身泛武陵舟。」

〈秋日閒遊與曉青倬雲維楨分題之作〉云：

「亭亭玉立逞嬌妍，素女前身訝水仙。開向野風凝雪艷，露筋



祠畔可人憐（白蓮）。」

「何年鞭石作溪橋，晚挂高秋蕩蓼蕭。策杖人來殘影裏，居然仙子踏虹腰（渡橋）。」

「苔岑不辨笑相親，影事依稀認卻真。留得靈光真面在，他年閣上畫麒麟（攝影）。」

張氏因幼年即接觸《臺灣詩薈》之故，受連雅堂影響甚深，《旅稿》作品仍可看出模仿痕跡，張氏旅遊潭頂時有〈潭頂古榕歌〉云：

「我聞召伯南國有甘棠，蔽芾千年不改容。又聞延平祠畔有古梅，年年幽蕊馥芳叢。召伯延平俱已矣，數木猶為人欽崇。古今遙遙兩相契，一在政績一精忠。穆村荒傲舊潭頂，史乘相傳有古榕。我來丙寅秋九月，邀朋探勝興無窮。不見荒榛遮望眼，但見亭亭幢蓋挺雲中。根蟠巷口郊前路，霜皮黛色柯如同。濃蔭垂陰三十畝，槎枒攫拏鬱蔥龍。況乃孫支分茁秀，三株鼎峙一根通。舞影婆娑驚宿鶴，鳴濤起處泣蛟龍。嗚呼！古來大材皆有用，憐汝矯矯枉驚風。何當盤桓遇彭澤，撫汝歸來伴老翁。<sup>56</sup>」

此詩其實就是模仿連氏〈延平郡王祠古梅歌〉而來，連詩如次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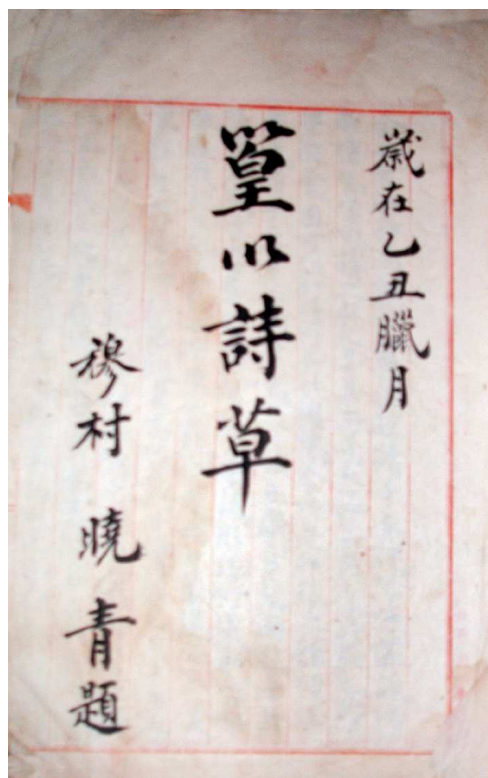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聞諸葛廟前古柏柯如銅，堅貞不拔回天工。又聞岳王墳上古檜高摩空，萬枝南向表臣衷。我謂古木無知何得人推崇，千古見者猶思二人之精忠。諸葛存漢岳驅戎，繼其武者唯我延平真英雄。延平祠宇凌穹窿，中有古梅繽紛開花重，巨榦槎枒葉蒼龍，暗香浮動度春風。我謂古梅無知何得精神通，直使游者、觀者、弔者、詠者猶思延平羅心胸。延平義憤起孤童，登

56 見《學齋旅稿》續稿。

天直欲跨飛熊。手提長劍倚崆峒，不能魯陽麾戈日再中，亦當立馬天山早掛弓。如何北征南渡半挫功，闢地開天乃在東海東。神鯨一去水濛濛，毗舍江山漲妖烽，桑田滄海幾度難尋蹤。唯見古梅歲歲開花花屢濃，盤根錯節生氣充。下有雪凍上雲封，千秋萬劫神惝恍，直使天桃俗李未敢爭纖穠。紅牆一角月玲瓏，中宵夜冷劍光衝。我來歌詠尤無窮，放眼九州心忡忡。不見高岡威鳳鳴梧桐，不見青天一鶴棲喬松，但見梅花如海春溶溶。我欲召廣平、命和靖，使之為我寫花容。二子載拜辭未工，粗才恐被梅花恫。銅瓶紙帳小家風，名士美人亦惺忪。我時痛飲酒千鍾，我氣盤鬱口吐虹。手把大筆畫地畫天寫萬叢，花大如斗枝如龍，古香古色不與凡花同。擲筆大笑眼矇矓，醉臥梅下魂何從，夢見延平對我拍手驚相逢。<sup>57</sup>」

此詩無論是標題、起句、架構，無不模仿自〈延平郡王祠古梅歌〉，只是火候上還不夠老練；但以二十歲青年，能寫出這樣的作品若，就要令人刮目相看了。

書房同學的邀遊，也是張氏學齋旅遊模式之一，《學齋旅稿》扉頁特請同學鄭曉青（江立）題署，兩人交情之深，可想而知；鄭曉青家在新化的茄苳坑，稿中有〈遊茄苳坑雜詠〉詩一組，即是受邀往遊茄苳坑而作，綠絕共九首，冠以小序：「坑在新化之東。鳥道紆迴。直至坑中。是坑



57 《劍花室詩集》（1954，臺北林公熊徵學田）頁31。

也。宛然別有小天地。人多懷葛之風。乙丑。余與鴻謀遊於是地。蒙山人曉青盛待。詩以紀之。」詩如次：

「層巒雜沓起高岡，香出林中橘柚黃。一徑蜿蜒通鳥道，漫山疏落老桃榔。」

「身近青雲一步間，藤花峻嶺任登攀。煙蘿深處疑無路，跨出林叢別有山。」

「山花迎笑鳥歌聲，添得流音逸興生。好景盡容詩句裏，相思一片路旁情。」

「霜禽偷眼啄松花，夾竹秋聲繞白沙。絕似蔣生棲隱處，幽閒高雅主人家。」

「松性堅貞鶴性閒，鳴琴舒嘯伴樊山。何須附熱留軒冕，即此餐霞陋市闌。門外菊花容客賞，園中韭葉待春還。竹床茶臼安排處，認得詩人在此間（呈山人曉青）。」

「石牆茅屋面東西，落落人家望不齊。動地螺聲催臘犬，春雲野碓雜鳴雞。浣溪少婦披衣曬，泣野兒童叱犢迷。夜半有聲山谷響，鄉人笑道鹿兒嘶（村中即景）。」

「此地風存太古初，避秦何世結茅廬。春來播穀秋收稻，畫出耘田夜讀書。鳥雀性馴香粟飽，牛羊稅足菊醕餘。殷勤為報山翁意，欲把詩題畫不如（題壁）。」

「夢酣早覺曉聞雞，起視殘星路尚迷。竹挾秋聲疑月落，山濛雲岫隱天低。牧童叱犢餵霜草，野老扶犁剪雪畦。更有寒鳩不解事，催人花裏盡情啼（曉起）。」

「拜辭東道出郊垌，徑濕苔痕足踏青。為報山人雞黍意，殷勤  
寄謝輞溪靈（歸）。」<sup>58</sup>

此組作品，前四首寫路途所見，純用白描手法，風景令人嚮往。  
〈呈山人曉青〉一詩，係從鄭家居處著墨，〈村中即景〉則是遠眺山村  
所見。〈題壁〉是夜間留宿所感，也是對主人雅誼的酬謝。〈曉起〉則  
又是另一番氣象，「牧童餵草」、「野老剪畦」，農家一天忙碌的開  
始，在詩人筆下展露無遺。最後一首〈歸〉，寫下對東道主殷勤的感  
謝，結束這趟茄苳坑之旅。

## 六、結論

張氏畢生致力於詩，詩稿甚多，從師王則修不到一年的時間，即  
有三百六十首，並結集為《學齋旅稿》，其後再續輯旅稿一冊現存約  
一百五十首，總計前後三年的三槐堂書房生活，留下了五百多首古今體  
詩，以一個初學得二十歲年輕人而言，其數量是驚人的。雖古人說：  
「詩有別才，非關學也。」張達修初學作品，天才橫溢，的確是重要因  
素，而客舍的寢饋不忘，或許也不可抹殺，誠如〈識學齋旅稿卷末〉所  
云：

「敢誇李賀鬼才工，珠玉篇篇錦繡同。好景名花收筆底，閒情  
雅興託詩筒。一年攻苦三餘足，半歲推敲幾卷終。此是平生心  
血嘔，留痕天地自豪雄。」<sup>59</sup>

以詩鬼李賀嘔心瀝血自況，雖是閒情雅興託，却是三餘攻苦而得，並非  
倖致。

58 見《學齋旅稿》。

59 見《學齋旅稿》。



觀察張達修初學作品，南下第一年的「半歲推敲」，多達三百六十餘首，除了日常詩課或徵詩等作品外，初期的閒詠作品，的確存在著為作詩而作詩的情形，試以數題為例，夜坐有詩、作夢有詩，甚至夜來下雨聯想到此刻廣場看戲者之窘境亦有詩，可見是時張氏熱衷於詩的程度，〈夜坐〉云：

「夜半歸來月已移，閉門索句獨敲詩。溶溶蟾影橫斜動，唧唧蟲聲斷續悲。靜裏無人燈作伴，宵深不寐古為詩。朦朧忽入生花夢，驚起揮毫轉自疑。」

〈夢〉云：

「夢入東溪萬象幽，依稀前此樂清流。臥遊恍記添杯榼，乘興居然互唱酬。月色橫斜光不定，風聲吹斷影空留。如何一片江南思，化作蘼蘼蝴蝶周。」

〈夜來降雨暗想觀劇者〉

「填填金鼓夜三更，傀儡顛狂演北征。何意天公阻人興，飄來萬點掃殘兵。」<sup>60</sup>

張氏詩才敏捷，觀察入微，大凡初學階段，交遊未廣，涉世未深，作詩題材有限，自然離不開風花雪月，隨季節、遊踪而吟詠，對於社會現象或民生疾苦較不關心，張氏以未冠的青年學子，竟能以七言古風描寫颱風之威力與受災漁民無助之慘狀，其〈暴風歌〉道：

「昨夜鯨魚吹浪鼓，大風驚起哮如虎。颶神颶母若為狂，不辨東西天尺五。黃雲散漫蕩地來，平臬一望滿塵埃。揚沙拔木彰天怒，野鳥無巢處處哀。猛聽箕伯發怒號，鼉翻疊疊捲洪濤。可憐海上漁人艇，捲起一天空際翱。況復野芳無主苦，有計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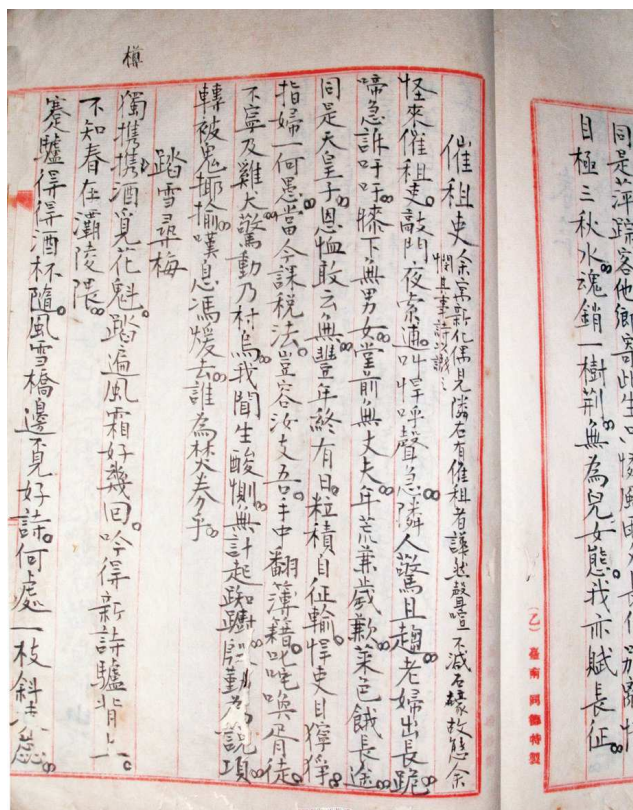
60 以上各詩見《學齋旅稿》。

香香不住。飄紅墜粉弱枝殘，狂藉無端向誰訴。我今執筆寫新篇，昂首狂歌欲問天。終夜顛狂何太甚，一場惡劇為誰愆。」

此詩一鼓作氣，如銀河傾瀉而下，讀之暢快淋漓，如杜工部〈茅屋為秋風所破歌〉韻味，即使老師宿儒亦未必有其懷抱。

自然災害的關心，不僅是詩人內心世界的傾訴，也是為千萬同樣處境的漁民們的代言，正是憂國憂民的流露。而苛政猛於虎的史詩，杜工部有三吏三別，道盡天寶亂離的無奈，張氏以〈催租吏〉描寫鄰右所見，胥吏的橫暴，老婦的辛酸，刻劃細膩，據他說：「余寓穆村，偶見鄰右有催租者，譁然聲喧，不減石壕故態，余憫其事，詩以識之。」詩云：

「怪來催租吏，敲門夜索逋。叫悍呼聲急，鄰人驚且趨。老婦出長跪，啼急訴吁吁。膝下無男女，堂前無丈夫。年荒兼歲歉，菜色餓長途。同是天子子，恩恤敢云無。豐年終有日，粒積自征輸。悍吏目猙獰，指婦一何愚。當今課稅法，豈容汝支吾。手中翻簿籍，叱吒喚胥徒。不寧及雞犬，驚動乃村烏。我聞生酸惻，無計起踟躕。殷勤為說項，轉被鬼揶揄。嘆息馮諼去，誰為焚券乎？」<sup>61</sup>



61 見《學齋旅稿》。

以親身之經歷，寫下悲天憫人的詩篇，為《旅稿》不可多得的傑作。

新化道途荒塚，歲時乏人祭掃，也是張氏關懷的對象之一，詩人之感觸遙深，恐非同門學子所能及，茲錄〈荒塚〉如次：

「累累何代塚，冷氣颯殘秋。滿目荒蒿亂，賢愚共一丘。嗟無  
盂麥飯，寒夜鬼啾啾。白骨堆沙積，青燐吐火流。悲風和蟋  
蟀，冷月照墳頭。翁仲偃苔臥，狐狸穿穴幽。我來傷慘目，驚  
膽九迴愁。人世同蛄狗，興亡何足尤。夕陽斷碑碣，鬱鬱老松  
楸。臨歌長嘆息，詩句為伊酬。」<sup>62</sup>

三槐堂時期的張氏，只是學生階段，《學齋旅稿》所觸及者，大多侷限於週遭事物，但其反應當時漢學書房教育現況，以及值得抽絲剝繭再三涵詠的作品，仍不在少數，謹略分門類，探究其本事以及相關事蹟，草為本篇，幸不吝垂教。至於近看成嶺，側看成峰，見山非山，見水非水，《學齋旅稿》的扶微闡真，仍有待博雅先進。

62 見《學齋旅稿》。

## 重要參考書目

- 張達修《學齋旅稿》（手稿本，1925）。
- 張達修《學齋旅稿續稿》（手稿本，1927，原稿無集名）。
- 張達修著、張一泓等校訂《醉草園詩集》（南投，醉草園，1949）。
- 張達修著、萬古愚校訂《醉草園詩集》（南投，作者自印，1968）。
- 張達修著、林文龍編校《醉草園詩集》（臺中，作者自印，1981）。
- 張達修著、林文龍編校《醉草園文集》（臺中，張振騰印行，2006）。
- 倪贊元《雲林縣採訪冊》（臺北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59）。
- 連橫《劍花室詩集》（臺北，林公熊徵學田，1954）。
- 盧嘉興《臺灣研究彙集12》。
- 施懿琳、楊翠《彰化文學發展史》（彰化，彰化縣立文化中心，1997）。
- 《清河張氏族譜》（手抄本）。
- 黃允哲編《黃端本堂家譜與詩文選集》（臺北，編者自印，1981）。
- 王則修《則修先生詩文集（下）》（臺南，臺南市立圖書館，2004）。
- 張振騰、張翠梧著《綠島集中營》（臺中，張振騰印行，2007）。
- 拙作〈竹山文風談往〉，《美哉南投》（南投，南投縣美術學會，1995）。
- 拙作〈張達修先生的漢詩師承〉，（中正大學人文研究中心、臺灣文學研究所，張達修 暨其同時代漢詩人學術研討會發表，2005。）。